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地官司徒下　周禮　鄭氏注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疏掌任土之灋者卽大司徒之地法此官所受以爲官法者也賈疏云卽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而待其政令者賈疏云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卽下經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　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大宰注云任猶傳也力謂性力肥磽勢謂形勢高下生育若農田生九穀場圃育草木山澤各有生育之材物皆任之以傳立

其功事也書禹貢敘云任土作貢孔疏引鄭書注云任土謂定
其肥磽之所生亦即此義云且以制貢賦也者賈疏云因民九
職以制貢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
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
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惟上上之等也案古無口率出錢之
法鄭賈釋大宰九賦爲口賦非也此經在土當有田賦軍賦無
口賦詳大宰疏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保章氏注云
物色也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此義與彼
同賈疏云此言出於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
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
宜種稻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

物地也詒讓案地事與小司徒以任地事土均以均地事義並同小司徒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土均注云地事農圃之職彼二文言事不言職故事即爲職此文地事與地職別言則地事謂農牧衡虞之地對地職謂農牧衡虞之人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以經云地職則主有事於地者言之故於九職唯舉農牧衡虞不通舉餘職亦與地事義相應也不言圃者以農可晐圃文不具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

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
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
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
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
里爲都杜子春云甸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
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
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
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
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畮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
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
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
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
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
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
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
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
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
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
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
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

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自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疏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者以下任土之灋與大宰九賦正相應

國中卽彼邦中通城郭中而言園地則在城外郭內故次國中也賈疏云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畺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爲始也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者卽大宰所謂四郊也賈疏云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江永云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農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案江說是也農田自近郊始故詩衞風碩人云說于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是也四郊亦有廛里通言之六鄉卽在四郊之內析言之則郊在鄉里之外鄉

家數有定郊家數則無定也詳小司徒縣師疏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卽大宰所謂邦甸也賈疏云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卽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畺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案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田甸字通甸地自大遂七萬五千家之外餘地悉爲公邑猶六鄉之餘地爲郊里不必皆九等之人所居也賈說誤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卽大宰所謂家削也稍說文邑部引作郁詳後賈疏云謂天子大夫名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卽大宰所謂邦縣也四百里內公邑采邑制井田純爲縣都之制故謂

之縣賈疏云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說文畕部畺或作疆此經義畺字並作疆惟此作畺此卽大宰所謂邦都也賈疏云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五百里爲畺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程瑤田云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郊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旣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案程說是也此經任土之文由內而外自國中至畺皆互相備如廛里所任自國中始場圃所任

自城外則郭始而郊甸稍縣都凡民居所在皆有之七等田所任自郊始而甸稍縣都亦皆有之公邑所任自甸始而稍縣都亦皆有之經各舉其一餘不備詳而六鄉任郊地六遂任甸地則又以其爲經野之大端衆所共知不煩更舉故文不具也又此經自國中至畺即大宰九賦前六賦彼又有關市山澤則亦通包於此任地入者之中唯幣餘一賦出於官府非任地所及耳　注云故書廛或作壇者詳敘官廛人疏云郊或爲蒿者徐養原云郊蒿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鄗又文二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是郊蒿同音故並與鄗通也云稍或作削者段玉裁云稍說文邑部作鄁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從邑肖聲

周禮曰任䣁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䣁字疑故書削即䣁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䣁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䣁案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壇讀爲廛者敘官杜注同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者敘官杜注亦云市中空地案市亦在城中此別言者以肆宅異之依先鄭遂人注云廛居也則亦以廛爲民居所在而此注云空地者蓋謂此羅廛里相對爲文凡可居之地未有宅肆者謂之廛已有宅肆者謂之里後鄭意則凡民居之地不論宅肆有無其區域並謂之廛先鄭義未昳故不從也凡民占城市地擬爲肆宅者雖空地亦當有稅賈疏謂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則非也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者說文宀部云宅所託也爾雅釋言云宅居

也賈疏云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廛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惠士奇云古有掌宅之官管子大臣弗鄭爲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是謂國宅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韓非子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詒讓案凡廛宅皆計戶而授未有不居而豫授田以備益多者又凡官宅民宅國中與郊並有之郊之民宅即是廛里郊亦有廛里不必皆在國中也既有廛里則不得又有宅田先鄭說於情事未協故後鄭不從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者先鄭意士大夫之子賢者得世祿不賢者則歸之農荀子王制篇云雖

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是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爲大夫子得而耕之田云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者謂在官之賈人若庖人大府王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夫人諸職所屬賈人是也先鄭意闕中賈人在官者本身亦受田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案賈說非也周制凡賈人無論在官在市本身皆不受田其家則皆受田先鄭說未允故後鄭不從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者謂民受庸爲公家耕田斂其禾粟以共官府之用若南郊藉田千畝甸師徒二百人耕之是也后公桑在北郊亦同兪

犢云牛人公牛巾車公車注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案賈說非也近郊雖有十一之稅不害官田無稅猶廛與國宅同在國中而廛有稅宅無稅固兩不相礙矣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邦國米粟出於九賦及九職三農之貢則自近郊藉田外未必更有公家自耕之田在遠郊先鄭說究難通耳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者牛人云掌養國之公牛卽公家之牛也云賞田者賞賜之田者說文貝部云賞賜有功也月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云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左傳哀二年趙簡子克敵之賞云士田十萬卽此賞田也又僖三十三年晉文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彼賞邑在都鄙與賞田在鄉遂異而賞功之典則同故亦通云賞田矣賈疏云此卽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江永云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盖亦在賞田之中惠士奇云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策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者敍官牧人注云養牲於野田是也牧師云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彼牧地專屬牧馬之地蓋卽於牧田中分別授之賈疏云司農意此卽牧人掌牧六牲者也江永云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爲公家畜牧卽九職之藪牧養蕃鳥獸閑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

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段玉裁云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曰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予謂遠郊百里竟上即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駉曰駉駉牧馬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駉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則為郊牧野林坰合之則牧野林坰皆得統謂之郊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

至六遂之餘地皆有收田周禮舉近以包遠也案江段說是也先鄭此義後鄭所不從然注大宰藪牧云牧之田在遠郊畜牧之地詩箋亦引此經牛田牧田以證郊牧並仍從先鄭義竊謂此牧田即大宰之藪牧亦即爾雅之郊牧詩邶風靜女篇云自牧歸荑毛傳鄭箋並以牧田爲釋又國語周語云國有郊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又云商之亡也夷羊在牧注云牧商郊牧野詩大雅大明孔疏引鄭書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土部作坶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南郊七十里坶與牧田在遠郊正合左隱五年傳亦云鄭人侵衛牧此並遠郊牧田謂之牧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彼郊即指近郊言之蓋畜牧當辟民居與賈田必在近郊之外故王國牧田自遠郊始自此以外甸稍

縣鄙亦皆有之魯之牧田別在坰野明不止遠郊有牧也遠郊牧田專得牧名其地甚尤廣公私畜牧咸萃於是公牧固無稅私牧則有稅也賈疏偏主後鄭謂公家養牛及畜牧之田不當有稅殆未達其指至畜牧之人有餘力可以耕者則亦受田如後鄭之說故晉頒疏謂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然則牛田牧田當兼畜牧之地及牛人牧人所耕之田言之可無疑矣引司馬法者今本司馬法佚此文縣士注義亦同引之者證彼郊即此遠郊州即此甸野即此稍縣與此同都即此畺也王制孔疏引司馬法作二百里野誤金鶚云大宰九賦有家稍邦縣邦都邦都即畺地以其在五百里爲得界之地故曰畺以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法五

百里爲都是也又曰三百里爲野以二百里之內有六遂不純爲野故在三百里杜子春云甸讀爲郊者杜以遠甸近甸於義無取故讀從郊也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者肆師注及詩魯頌駉疏引白虎通義同此皆謂郊之遠界郊門之所在也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又云賓及郊鄭注云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賈疏云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案魏書劉芳傳引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

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與杜鄭說同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據遠郊言也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明堂在近郊云近郊三十里詩駉疏引服虔書牧誓僞孔傳說竝同敘官賈疏引賈馬說遠郊五十里文選西京賦薛注云五十里爲之郊百里爲甸二說不同而與司馬法義竝不合公羊桓元年何注云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則又以畿爲郊其說尤謬不足據也其侯國二郊遠近之法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詩駉疏引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孫謂百里之國十里爲郊蓋據男國言之亦同後鄭聘禮注義詩疏又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

三里之郊孔謂是夏殷諸侯之國郊與周異周書大聚篇又云五里有郊則疑小國或都邑之制段玉裁云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粊誓三郊三遂即三鄉三遂周禮又於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云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公羊宣十七年何注義同邑居里蓋漢人常語故

舉以爲況漢書高祖紀云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豐爲沛之鄉邑中陽爲邑中之里即所謂邑居里也邑居里省文則曰邑居亦曰居里詳後云廛民居之區域也者敘官廛人注義同鄭意里謂民居廛是其區域有里則有廛通而言之是爲廛里也云里居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里部同方苞沈彤並謂此里爲園宅對廛爲民宅市宅金鶚亦云鄭以里廛皆指民居非也廛里二字當分爲二二廛是民所居里是百官所居也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又云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是廛爲民居之證又云臣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是里爲百官所居之證案方沈金說是也此廛里二鄭説並未析蓋通言之廛里皆居宅之稱析言之則庶人農工商等所居謂之廛

若後文園廛之廛則專指民宅市宅而言遂人之廛則專指農
民之宅舍而言廛人司關之廛則又專指市與關工商之宅舍
而言是也士大夫等所居謂之里詩大雅韓奕說韓父所居云
於蹶之里左昭二十一年傳云翟僂新居于新里華姓居于公
里公里即朱公宮旁之宅里又昭三年傳晏子辭從室曰敢煩
里旅國語魯語郈敬子言宅命於司里又周語云敵國賓至司
里授館是國宅稱里故掌於司里也後經國宅無征廛征二十
而一而里征之有無不見亦國宅即里之證國宅亦省稱宅荀
子王制篇云定廛宅廛宅即此廛里也但國宅不得稱廛而民
宅市宅則通稱宅亦可通稱里故後經云宅不毛者有里布遂
人云以田里安甿又頒田里而云夫一廛孟子公孫丑篇亦云

廛無夫里之布是皆民宅市宅之通稱國語魯語韋注亦云里
廛也要此經廛與里並舉後鄭又與國宅並舉則廛之內不得
兼含國宅明矣云園樹果蓏之屬者大宰注義同此爲種果木
之專地賈謂即廬舍二畮半田首爲之非鄭指也詳匠人疏云
季秋於中爲場者敘官注義同江永云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
有可爲園圃之地授九職中藝圃圃者使貢草木果蓏之屬場
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圃斂禾稼之場圃也農家場圃自於廛地
作之與此無涉方苞云以授亥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沈夢蘭
云園地管子所謂唐園可樹果蓏者也地在國郊之間案江方
沈說是也國中居人至衆必有專地以樹蔬菜麻枲果木乃足
備用此園地在國中及近郊之間蓋於國門之外郭門之內空

閒之地爲之管子輕重甲篇云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鬻其手搔之功唐園故有十倍之利唐園即場圃此即園地在郭門空閒地之壖證莊子讓王篇顏回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彼郭內之田即種桑麻之場圃也亦足與管子互證上廛里分處城郭中故云任國中之地此場圃則唯在郭內不在城內故別云任園地若農家場圃則受田之家自於田中爲之不得以當園圃之專地也閭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農圃

事不相兼其不可合爲一明矣互詳敘官疏云樊圃謂之園者
大宰注義同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者據士相見禮破
先鄭民宅之說學記孔疏引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
退老歸其鄉里公羊宣元年傳云閔子退而致仕何注云致仕
還祿位於君是也此宅田蓋凡士大夫之退居者所受以其退
居則無祿而嘗仕則不可同於齊民故別以田給其家凡侯國
賢士大夫或寄居於是者當亦以此田養之矣引士相見禮曰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者鄭彼注云宅
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外引周
禮此文爲證又書酒誥云越百姓里居僞孔傳云於百官族姓
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逸周書商誓亦云百官里居然則致仕

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猶書云里居矣沈彤云致仕官之所食於經無考白虎通致仕篇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畮耳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畮致仕而家復有所受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畮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葢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也案致仕者受田等數於經無文沈以意推之未知是否王制注又說天子縣內有致仕百里大國三七十里次國大五十里小國二十七彼自據異代制爲說與此近郊內宅田不合也云士讀爲仕者士仕

聲類同丁晏云隸釋馬江碑仕喪儀宗洪适云仕讀爲士賈疏云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者圭田據孟子文匠人注云圭之言珪絜也周禮謂之士田與此義同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鄭彼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案彼注引此士田不破字賈疏云王制是殷法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案近郊田甚多纔有圭田其數蓋少不害其爲無征鄭賈謂周圭田有征恐未塙引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者滕文公篇文彼文無自字匠人注引同此葢鄭所增趙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

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趙說亦以圭田爲士田蓋卽本鄭義而亦不破字沈彤云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是其徵也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卽元士故元士之適子眾于並學於諸樂官也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案沈說亦不破字於義近是竊謂此士田當兼二鄭及沈義乃備蓋卿大夫命士之圭田士之子及未仕之士家所受田皆以五十畝爲率

士餘子弟亦受田則此二十畝漢食貨志所謂士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也此數者通謂之士田以卿大夫亦得稱士也後鄭破士爲仕義轉偏隘當依王制注不破字爲是國語晉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彼大夫食邑謂采邑則士食田謂命士身所食之祿田此士田則命士之子等所受田祿田不親耕士田則親耕所謂不免農也大夫以上旣有采邑其子免農不當受田學校之士已命者當受祿田未命者則當免農而廩食於官亦不身受田其子則皆受田也又案卿大夫士得世祿者受采地卽大小都家邑是也其不得世祿者則賦田斂粟以爲祿所謂祿田也祿田不得世守亦不自耕其數衆多蓋亦當於甸公邑取之唯圭田數少或當在此近郊士田

之內互辭田與采地異詳大宰疏云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者破先鄭爲在官賈人所受田後鄭意在官賈人家所受田當即後官田不入此賈田內在市賈人即大宰注所謂處曰賈是也賈人身在市不得爲農其家有子弟任農者則授以田江永云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則在民間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案江說是也依漢志說工亦受田而經無工田者工賈職事相等故經舉賈以晐工文不具也至在官之工則當稟食於官不當受田詳後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者謂各職府史胥徒及在官工賈之類其家所受田破司農公家自耕田之義賈以冢云庶人之在官者給以稍食祿足以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案賈說是也凡庶人在官者本身受

稍食於官而其家則別受田所謂官田也國語晉語云工賈食官韋注云工百工也賈官賈也食官官稟之彼工賈亦謂在官之工賈韋謂官稟之卽稍食也與此經官田異云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謂爲官畜牧者其家所受田破先鄭直爲養牛牧六畜之田也黃以周云畜牧者亦免農子不免農後鄭爲長詒讓案此當兼用先後鄭義詳前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明遠郊以外距王國二百里甸地之內除六遂七萬五千家外並爲公邑大戴禮記王言篇云百里而有都邑蓋卽指公邑言之王鳴盛云遂之餘地卽公邑縣士注所謂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蓋公邑雖稱餘地實多於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於采地幾倍也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明與采邑屬私家

家臣治之者異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謂稍縣畺除大都小都家邑之外其餘地並爲公邑如甸縣士注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是也賈疏云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案王制說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其餘以爲閒田彼閒田即此公邑也故賈疏以爲釋但王制所說鄭以爲夏制故大司徒注謂畿內國數未聞小司徒注說三等采地里數亦不從彼文賈說非鄭恉也詩大司徒小司徒疏云二百里

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案依鄭賈說二百里三百里公邑大夫如州長則似亦爲州黨族閭比之制其官則州長以下至比長也四百里五百里公邑大夫如縣正則似亦爲縣鄙酇里鄰之制其官則縣正以下至鄰長也蓋鄭賈謂公邑不制井田與鄉遂同則亦以五五相比之法制其邑居不必計三等田萊以通其率故可依放鄉遂之成法而無勞更易今攷不井之田唯甸公邑容或有之其稍以外公邑皆錯居都鄙之閒則無不制井田之理至所定二百里以外爲

州四百里以外爲縣則又徒比傅司馬法州縣之文於經實無
塙證但鄭雖謂公邑爲州縣而吏大夫止於州長縣正則無鄉
遂也論語八佾皇疏乃云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
六遂之制郊特牲孔疏亦謂公邑之屬有遂則是六遂之外又
有無數之遂此於理必不可通鄭亦無是義也金鶚云公邑之
官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殊
無謂矣但公邑之官宜尊於采邑縣邑宰當爲中大夫甸邑宰
當爲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之並宜從遂大夫之制也
縣師掌公邑故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王制言天子之縣
而公邑之止於縣可知矣案金說近是而未盡也公邑官之見
於經者有縣師縣士與鄉師鄉士掌六鄉遂師遂士掌六遂同

是即公邑止於縣之證依鄭說公邑不制井田則縣如五鄙之縣依金說公邑制井田則縣即四甸之縣二說不同以金爲長但月令百縣亦見周書作雒乃以王畿千里百同爲百縣是縣方百里與四甸封域迥殊葢井田之法四甸爲縣公邑所治則以四都爲一總部通謂之縣縣有大小猶四縣爲都而采邑之大都則四都在采邑爲大都在公邑則爲總縣里數同也若然公邑總縣大夫統四都而都縣甸丘邑井之吏咸屬焉葢與遂官略同縣師適治諸縣亦與遂師同但縣吏爵等員數不可攷耳互詳敘官及匠人疏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者鄭意二百里以外公邑官如州長故司馬法或謂之州四百里以外官如縣正故此經及司馬法並謂之縣也金鶚云司

馬法謂二百里曰州以六遂如州在二百里也四百里曰縣與周官同云遂人亦監焉者賈疏云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閒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爲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案遂人兼監公邑者以四等公邑皆自六遂以外地相聯比也至公邑田制則與都鄙同爲井田鄭賈謂爲溝洫誤也詳匠人疏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以公卿大夫爵次尊卑差之尊者采地大而距國遠卑者采地小而距國近也但此大都小都通爲采邑是都亦稱邑左隱元年傳有大都中都小都彼中都即此小都而小都即此家邑是邑亦稱都葢二者大小異名散

文則通故大宗伯注謂卿有家邑皆通言不別也金鶚云左氏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先君之廟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大祖廟士無大祖是無先君之廟矣親王子弟采邑有賜之得立出王廟者是亦先君廟也故王國公卿采邑稱大都大夫采邑稱小都士則稱邑而已又云經不言元士之采地所在疑亦在稍地中也案金說近是縣士先鄭注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則先鄭以爲大夫食縣以次差之則當命士食稍公卿同食畺與後鄭異也賈疏云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程瑤

田云公之采地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卿之采地四縣者
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大夫之采地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
沈彤云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
卿之采地兼乎孤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
等而兼命數也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
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詒讓案公食四都實田方
六十四里并虛地計之爲八十里更別加十里則一同方百里
也卿食四縣實田方三十二里并虛地計之爲四十里更加餘
地則方五十里也大夫食四甸實田方十六里并虛地計之爲
二十里更加餘地則方二十五里也凡公卿大夫所食里數並
以倍半遞減故於四都四縣四甸之地皆有所羨餘虛地以治

溝洫貢田則盡以自食小司徒注謂三等采地並四分之入其一於王乃肊說也賈疏亦沿其誤並詳小司徒疏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此關三等采地而言大宰注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也賈疏云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詒讓案白虎通義京師篇說天子大子亦食采百里則與王子弟同未知然否云疆五百里王畿界也者大司徒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云疆猶界也疆本字彊或字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距界各五百里所謂疆也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如圖謂近郊五十里遠

郊百里以外甸稍縣都大小相包各以百里爲界以次迭遠是正方也然地有觚邪錯互其勢不能皆正方其任之姑以此爲率耳管子宙合篇云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亦此意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不方平則受田邑者彼此出入或遠或近自不能盡如常制鄭言此者明此經所言遠近之差皆據常制若授田則又當因地制宜不能拘教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卽謂任之不得不取正於方平以爲率也賈疏云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賦貢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賦貢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者亦申民居區域之説鄉大夫注

云國中城郭中也都城亦謂在城郭中後鄭意此廛里與遂人夫一廛地異而義則同凡卿大夫士及四民所居宅大總言之通謂之廛里此廛里在國城中雖皆以百官及士工商等等居宅爲多然近郊負郭之農亦容有居城郭中者管子大匡所謂耕者近門亦與仕者及工賈同居城郭中卽其證也遂人之廛在野與田同授則當爲農人所居宅然各在其城邑中則一也其鄉遂以外凡都邑所在皆有官吏及四民之宅亦同謂之廛里經惟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者主其多者言之猶之公邑有四等惟甸最多經遂繫公邑於甸地矣又案國中廛里蓋亦計戶而授之其數無文以遂人注大遂之廛約之或亦當如孟子五畝宅之制與云凡云畿內方千里者賈疏云據大司徒大司

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者四郊以內包六鄉其四同甸六遂公邑共十二同稍公邑家邑共二十同縣公邑小都共二十八同畺公邑大都共三十六同并之總百同也國中四郊三十六萬夫甸百八萬夫稍百八十萬夫縣二百五十二萬夫國三百二十四萬夫并之總九百萬夫也通虛實之地爲田九萬萬晦故國語鄭語云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卽九萬萬晦一圻之大數也韋注以爲九州之數誤賈疏云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里爲一同故云積百同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賈疏云此瀆非四瀆

其溝亦非田閒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郛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涂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閒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案王城當方九里賈謂方十二里非是詳後王鳴盛云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為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注與王制合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其率與此注百同九百萬夫三分去一餘六百萬

夫同皆據不井之田言也漢書刑法志說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率推之百同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七十六萬此據井田言也與小司徒注一成除旁加十里爲四都實田正同其率蓋二十五分而去其九校此注三分去一爲稍强鄭以王畿百同自都鄙外皆不爲井田故不盡從漢志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賈疏云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程瑤田云六百萬夫以家受二夫通之實受田三百萬家詒讓案此兼據司馬法說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積之百同則得此數故知有此三分去一及以三等地相通之法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

地也者賈疏云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此亦如前三分去一之率計之四同之內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去十二萬夫是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賈疏云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程瑤田云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畮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云其餘九萬夫者賈疏云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

則半農人也者賈疏云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概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趙春沂云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案賈趙說是也鄭意蓋謂九等田約九萬家授田半農人則不易之田家五十畮一易之田家百畮再易之田家百五十畮通計之三家而受三夫之地故云通受一夫也鄭必知九等田半農人歲耕五十畮者以上引孟子圭田五十畮以釋士田欲符其數也依鄭此說則遠郊之內六鄉餘地九萬夫以九等田里任之適盡此九者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亦附屬六鄉故司勳注云賞田

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是也今攷九等田里雖屬六鄉然不必盡九萬夫之地遠郊之內尙有餘地小司徒所謂四郊縣師所謂郊里是也鄭說遠郊以內盡屬鄉失之詳小司徒及縣師疏又案匠人營國方九里九九自乘凡八十一里爲地七百二十九夫此國城中地之大數也周書作雒王城之郭方二十七里以二十七自乘凡七百二十九里除國城八十一里凡六百四十八里爲地五千八百三十二夫此郭中地之大數也兩相幷總六千五百六十一夫以任廛里場圃尙有王宮官府朝市倉庫學校城垣涂巷冢墓溝瀆之減則其爲廛里場圃者夫數蓋亦無多而鄭以二者皆一萬夫者城郭之外鄉里郊里亦各有廛里場圃之地且以九等田均分約計爲此數固不必一一密

合也王國城郭里數互詳大宰疏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通六鄉及九等田里之數也賈疏云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授地爲定數故云定也詒讓案依鄭說九等田家受一夫則九萬夫即有九萬家而此仍以四萬五千家折半計之者亦以九萬家本是約計不必實數如此故仍以二夫爲一夫爲率耳引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者漢書食貨志文比舊本譌此今依釋文及宋婺州本正與漢志合顏注云比例也賈疏云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畮餘夫亦如之是

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案餘夫受田實二十五晦止得正夫四分之一無受百晦之法班志謂亦受田如比後鄭及遂人先鄭注並從其說非也孟子餘夫與遂人同實分爲二以調停孟子及班鄭之說亦非也詳遂人疏又案受田之年經無明文賈據鄭內則注義謂三十受田後漢書劉龍傳李注引春秋井田記同而漢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則校鄭說早十年陳奐云古者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

受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歸田乃子受田矣案陳說足證鄭義蓋夫家之名起於一夫一婦則受田者無論正夫餘夫年二十三十必已取室而後謂之夫賈氏謂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得爲餘夫非也媒氏之法男子三十而取自是極限是年二十多已取妻閒有未取者則不得爲餘夫又安得竟受一夫之田乎況六鄉十五萬夫之田以養六軍六遂副六鄉亦然則凡受夫田者必任受兵鄉大夫職國中七尺止任力役尚未受兵此尤未受夫田之塙證王制孔疏引易孟氏詩韓氏說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受田歸田與受兵還兵年必正相準內則注說不可易也大抵男子年二十或已授室則受餘夫之田餘夫任行役

小司徒田與追胥羨卒竭作是也至三十而丁眾成家別自爲戶則爲正夫受田百畮正夫任受兵即六軍及丘甸之卒是也餘夫爲羨卒正夫爲正卒受田與受役受兵事亦正相當也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則從父兄而耕不得爲餘夫受田其已授室受田之餘夫雖年過三十或尚從父兄不自爲戶則仍爲餘夫不得爲正以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一家無二正卒即一戶不得兩受正田也古正夫餘夫受田之法蓋約略如是鄭謂三十受田自指正夫自爲戶者言之其從父兄爲戶者固不得同受田而漢志二十受田則又自據餘夫言之明受田自此始耳非必二十即爲正夫也國語魯語韋注云三十者受田百畮二十者受田五十畮六十還田此似亦謂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

正夫之田其說近是但餘夫受田不得有五十畮韋說仍與經不合耳餘夫互詳遂人疏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亦漢志文賈疏云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沈彤云五口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爲業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畮案沈說是也士工商餘子亦猶農人之有餘夫也其授田蓋不易之田口二十畮一易之田口四十畮再易之田口六十畮當農夫五分之一其視孟子餘夫田減五之一若依班鄭說餘夫受田與正夫等則亦止五分之一矣鄭引之者證士工商不惟本身受田半農人即

其子弟受田亦不得與農餘夫等也但上士工賈等家受田鄭意並依圭田例以五十畮為正漢志所說乃五十畮外别有所受蓋亦當於士田賈田內授之與農之餘夫異經文所云或亦含此故舉以為釋耳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此據遂人三等頒田有餘夫而小司徒說六鄉授田之法不見餘夫故意鄉遂雖同有餘夫而授田則皆在遂地中也賈疏云謂百里內皆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者明士工商本身不受田其家雖受田而與農民餘夫異也賈疏云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但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

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旣有祿祜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大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爲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案賈說非鄭恉也此工商當通包在官在市二者言之內宰云凡建國佐后立市是市舍皆官建以授民故在市之工商亦得通謂之在官國語齊語云處工就官府亦其義也鄭意蓋謂士工商等以事在官則其家人亦隨父兄在國故士田官田賈田等皆於郊內授之耳此沿漢志四民之文故唯舉士工商其實商中亦當兼

有賈賈謂此工商與上賈人別亦失之云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鄭意餘夫既在遂地中而六遂七萬五千家家數有定其餘地盡爲公邑明餘夫必於公邑受田也此餘夫葢通該鄉遂之餘夫即上云在遂地中者敘官注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采邑小都大都焉是鄭意公邑雖非遂而亦附屬遂人遂師故通以公邑爲遂地也賈疏云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旣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案此餘夫專據農民之餘夫不含士工商子弟也賈謂專指士工商家言誤金鶚云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萬夫安得謂餘夫無地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

亦非情理是六鄉餘夫必不出耕於遂地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畮何待鄉遂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地皆有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之每夫百畮不必盡為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貢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為然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可知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案金說是也六鄉之餘夫當授以四郊之田六遂之餘夫當授以甸公邑之田鄭謂遠郊之地除六鄉及九等田里外無餘地

故無以處餘夫而謂出耕公邑非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者卽據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除郊內四同三十六萬夫餘得此數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意甸以外城郭宮室分布其間不若郊內之多又匠人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野涂以爲都經涂是野涂狹於國中經涂環涂都經涂與國野涂等則都野涂益狹可知是涂巷又狹此三者旣占地校少則田宜增多故不用郊內三分去一之率也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賈疏云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

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
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
之十三率之何謂鄭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畮一易家
二百畮再易家三百畮相通三夫六百畮六遂之民上地家百
畮萊五十畮中地家百畮萊百畮下地家百畮萊二百畮相通
三夫而六百五十畮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
十畮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
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畮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
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
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畮故言於城郭少涂
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者賈疏

云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卽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爲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爲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摠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

三等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程瑤田云遠郊之內餘所去之數實田二十四萬夫甸稍縣都除所去之數實田六百二十四萬夫綜計之所去止二百五十二萬夫所餘有六百四十八萬夫所餘夫數六百萬夫外實羨四十八萬夫然以所羨數爲六家加一夫之數適加四十八萬夫大共計之百同定受之田實止三百萬家云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者賈疏云上地家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家百畮萊百畮下地家百畮萊二百畮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畮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程瑤田云大司徒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

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
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
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則鄭是
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
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
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縣師注云郊內謂
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遂人注云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
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經相戾即與其自注亦不相蒙矣
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
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案
程說是也前買疏引鄭志說亦與此注同說云定受田二百八

十八萬家也者賈疏云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借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而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程瑤田云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五十畝是六家受十三夫也甸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

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十八萬五千家以爲公邑絫計之爲定受田三十六萬家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五百四十六萬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百五十六萬家其三等采地鄉所未聞故止用無定數以其餘爲公邑者亦無定數合甸稍縣都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加遠郊內之十二萬家百同定受之田三百萬家也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謂甸一百八萬夫地以鄉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除之又以六家受十三夫之率通之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受地二十八萬五千家並爲公邑也賈疏云鄭既總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

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旣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其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場有瓜【疏】凡任地者此周徵法任地令賦遠近輕重之差也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者賈疏云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

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幷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沈彤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園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案沈說是也管子幼官篇云三會諸侯令日田租百取五即所謂二十而一也管子以田租而從此園廛之率蓋合賦之尤輕者非恆法也云近郊十一遠郊十二而三者謂六鄉民田及七等田之賦凡十一者並謂十中稅一詳匠人疏賈疏云近郊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什一而稅也遠郊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民田之賦賈疏云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任畺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

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直言家邑小
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
邑故上注云自此巳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
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詒讓案鄉遂郊里制
溝洫四等公邑制井田通以此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三等之率
征之采地賦稅雖入於其主其率亦視此周徹法通於畿內稍
縣都采地公邑皆制井田而無公田則亦不用助法賈謂采地
用助法公邑用夏之貢法乃沿匠人注之誤非也公邑制井田
亦詳匠人疏云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釋文漆作桼云桼
本又作漆劉本作桼字之變也案桼正字漆叚字桼卽桼之變
體經注例皆作漆詳後漆林者亦於園地樹之史記老子韓非

傳說非周嘗爲蒙漆園吏是也蓋園征雖二十而一其種漆林者則當二十而五不可以一率齊也賈疏云上之三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又云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中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

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大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陳壽祺云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許偁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秅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案此聘禮記文惟彼斤字作斗疑許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與義據之說文偁周禮皆屬周禮說非周禮六篇文案陳說是也與義云故周禮當作古周禮說此經爲古文

家說也有軍旅以下自是舊師參合魯語乃聘記補此經之義鄭駁蓋偶失攷依舊師說則此職為任地正稅之法魯語所云別為軍賦之法故韋注及家語正論篇王注並謂其歲收為有軍旅之歲明其非正稅無軍旅則不征也惟魯語本云稷禾秉芻缶米而周禮記則據聘記釋其義今攷彼記說秉米車米秉禾三文雖相屬而各自計數義實不相冡既與魯語文數不同而周禮說及韋注又并記文之不相冡者為一以傅合魯語之義實不可通然則舊師之說實未足馮宜鄭之不從也又魯語云一井所出而周禮說則云百畮之賦似據侯國都鄙公田九一之法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當以一井九百畮通計而為賦法不當并賦百畮也此其尤難通者矣漢書食貨志引李悝盡

地力之敎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下又云上賦斂又未與此亦是正稅外別有軍役賦斂之證然此經自是任地之正賦不關軍賦之事近郊十一者卽李悝所謂百畮歲收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蓋據下地平歲之稅計之雖地有肥磽年有豐儉而其率略同依此推之則遠郊二十而三百畮稅二十二石五斗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百畮稅三十石也公羊穀梁宣十五年傳孟子告子篇文選報孫會宗書李注引尙書大傳並以十一爲賦稅之正法不得有多少而此經則不盡然賈疏以爲王畿邦國之異說殊不塙江永云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

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祇
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十二是周官祇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力役先取諸
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
力政乃均平使可一槩而施則禹時何不以粟米責之三百里
內以總秸秸服均之三百里外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此爲法
制外橫征者言之若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非橫
斂也俞樾云周稅漆林獨重故經文用唯其二字見此不在常
科之內若自國宅至甸稍縣都通率之適合十一之數何也國
廛二十近郊十遠郊二十甸稍縣都十其數六十國廛稅一近
郊稅一遠郊稅三甸稍縣都稅二其數七是爲六十而稅七稍

浮於十一然有國宅一分無稅則適是十而稅一矣公羊據其
大數言之周禮以通率言之二者雖異而實同索江愈兩說足
以釋此經與公穀孟子之紛國語齊語云管子曰相地而衰征
則民不移荀子王制篇亦云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此與齊語孔子之言合皆足與此經互證也　注云征稅也者
大司徒注同謂地稅也云言征者以其國政也者征稅所以共
給國政之用征政字通詳小宰疏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
起稅賦也者任地猶上文任土後鄭云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
以制貢賦是也云國宅城中宅也者士師注云國城中也故此
國宅先鄭以爲城中宅卽鄉大夫及四民居宅之通稱賈疏云
先鄭意廛旣爲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

不從者後鄭意以廛里既爲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詒讓案先鄭說雖可通而所含大廣民宅不得盡無征也云無征無稅也者說與後鄭同云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者說文桼部云桼木汁可以䰍物也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經典通借漆爲桼故杜亦從之此以借字易正字猶鍾師故書内夏内自是正字而杜從借字易爲納玉人故書稍氣氣亦是正字而杜從或體易爲餼也釋文作桼雖正字而與注不合葢此經與注自有常用之字例不能盡以正字緐之通校全經凡漆字之見於經者司几筵巾車職方氏輪人弓人皆不作桼見於注者角人匠人司几筵小師笙師巾車輪人輈人弓人亦皆不作桼其漆桼錯出者

惟此職釋文或本作枩巾車注則作漆者七作枩者三自是傳寫錯互不足以淆經注之通例也云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沈彤云國謂城中宅卽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金鶚云百官所居當在城中蓋古者每日必朝朝辨色始入其登車在夜未旦城門必天明乃啟若在城外不及朝矣羣士亦必入朝是公卿大夫士皆必居城內也王宮方千二百步兩旁宜爲羣士之宅蓋宿衞王宮者皆士也居此便於宿衞東西南三面近城門皆當爲公卿大夫士之宅其北近城皆工商所居蓋工商居宜近市也四關之地非貴者所宜居庶人在官者當居此也士所居亦有近市者孟子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

指士言也晏平仲之居近市景公故欲更其宅賦粢金說甚覈古者田宅皆官授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又云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公卿大夫士之宅咸官授之其世官者亦世居是宅唯罷黜或去國則宅當還之官故孟子有三年收其田里之說里即所謂國宅也魯語韋注以彼宅為有司所居與鄭此注說同攷大司馬注云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引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為證詩鄭風緇衣孔疏引鄭書注又云鄉士之私朝在國門鄭意亦謂公卿大夫以居宅為私朝即是治事之寺舍非如後世私室與官署迥異也凡吏宅既皆官所授故無征鄭說與國語義合自是此經國宅之塙詁而賈援匠

人九室以釋之則非鄭指九室在宮內乃卿士公朝之次豈宅里之謂乎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賈疏云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者國語魯語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韋注云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與此經義合賈疏云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案賈說非也園自爲種草木之地非於田畔爲之家二畝半之說又鄭所不取詳前疏云古之宅必樹者釋民宅有稅之義

明廛征即征其所樹也宅必樹詳後云而畺場有瓜者賈疏云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畺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廛皆有稅之事也案畺場與園廛異地鄭賈並合爲一誤也詳前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布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

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疏】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以下並任土任民賦稅之餘法也里布屋粟者任土之餘也宅不毛田不耕者蓋兼惰民受田宅而蕪廢不治及富貴家之廣占田宅以爲游燕者言之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任民之餘也凡惰民之不事事者則令出征賦以示罰　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者廣雅釋草云毛草也穀梁定元年傳云毛澤未盡注范邵云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宣

十二年傳云錫之不毛之地何注云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此宅不毛與田不耕對文則非不可種五穀故據孟子爲不樹桑麻遂人注說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莽法即放此經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者此說里布爲即布帛之布漢書食貨志說因布帛以廣二尺二寸長二丈爲度此廣長各取十分之一裁制之以爲幣布參印書者蓋謂書布之上而加璽印漢書平帝紀如淳注引漢律傳信用五寸木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此布參印書疑亦參印布書之上以檢姦僞也但此當有正文今未詳所出云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者抱布貿絲鄘風氓篇文毛傳云布幣也鄭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案毛詩傳亦無布參印書

之說先鄭或據三家詩也云或曰布泉也者此又一說後鄭亦
從之外府注所引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者昭二十六年左
傳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適齊師爲高齮以錦示子猶曰魯人
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
賈疏云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
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儳布
質布罰布廛布者亦證布爲泉也彼職文作絘儳作總杜子春
讀總爲儳故先鄭從之詳彼疏引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
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者公孫丑篇文願爲其民今本作
願爲之氓趙注云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

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民也趙說亦與先鄭同江永云孟子夫布即閭師之夫布里布即載師之里布蓋戰國時爲一切之法凡居廛之民不問其有職無職而皆使出夫布亦不問其毛與不毛而皆使出里布此爲額外之征故欲其除之案江說是也孟子里布與此同而夫布則別見閭師此夫家征內亦兼有之故先鄭引以證義管子輕重甲篇云澤魚之征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彼邦布當即此經里布夫布蓋春秋時已額外責屋粟里布夫布之征故管子亦欲去之也云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者明爲罰賦欲勸民之就業也四業即諸子注四民之業漢書食貨志亦云四民有業

賈疏謂即閭師畜耕樹藝四業又引或說以爲四時之業並謬云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者梁惠王篇文趙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引之者證宅當樹桑麻也案漢書食貨志說井田之制云還廬樹桑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亦云還廬舍種桑荻雜菜並與孟子說同趙氏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亦本穀梁宣十五年傳及漢食貨志鄭所不從詳匠人疏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者布參印書先鄭亦自不得其義但見舊時有此說遂據以爲釋故又自發此疑舊時說蓋即詩禮舊師說也云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者從先鄭後一說訓布爲泉也後鄭意此

里與遂人五鄰之里義同泉卽謂口泉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荅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案鄭荅辭意謂晦未審其義惠士奇云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宅之所處為里里者居也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里布者一家之里也江永云里字之義有三一為三百步之里一為二十五家之里一為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甿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卽謂其所

居之宅也孔廣森云里布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蔣載康云里即廛里里布一廛之布案惠江孔蔣說是也孟子趙注說里布亦訓里爲居則漢儒已有此說矣里與宅同里布即廛征亦猶廛人之廛布孔氏援魯語賦里以入以釋此里字最塙蓋當依其宅占地之多少而差其征大約五畝之宅以廛征二十而一之率計之則所征里布與田征四分畝之一數當略相等其所征當甚少而鄭謂不論其宅之大小概令出二十五家之布無此理也漢食貨志載王莽倣周官法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蓋以里爲方里而井之里一井九夫三分減二止有三夫抑或以九夫開方一面亦適三夫也此雖不以爲二十

五家之里然數仍太多且與屋粟義提經義必不如是也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謂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義同彼注引司馬法云夫三爲屋三夫即三家所受之田故以屋粟爲三家之稅粟漢食貨志載王莽倣周官法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即鄭所本江永云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案江說是也田不毛者所出之粟亦當依常稅十一至十二五等之率計畮征其粟以屋爲井田之小成故假以名之耳非謂不論其空田之多少而概令出一屋之粟也凡此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即就地征力征之恆法以爲罰明其雖不任征而不在強舍之例耳豈於常征之外別剏罰征之色目亦豈於恆

額之外增益罰征之等數哉云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此鄭以意推之謂罰征之布粟等不給國用也賈疏云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爲國行禮故出官物爲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凡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爲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言也云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者後鄭意此無職事卽閭師之無職者也賈疏云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富家田宅無可賦稅乃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孔廣森云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游惰不給轉移執事者朱大韶云無職事謂既無職而又不事事者卽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而又不事事故罰以夫家之征與

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出屋粟同列此九職所不任也鄭以無職事即無職之閒民不特與上二句不一例且與閭師之無職者出夫布不合姜兆錫黃以周說同案孔朱說是也職事義雖同而此無職事與閭師無職者義實小異蓋閒民雖無職而轉移執事即其事惰民并轉移執事而無之則信無職事矣鄭賈并爲一說殊未審漢食貨志載王莽倣周官法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葢劉歆等亦以此無事與閭師無職者爲一故竟以夫布當此夫家之征後鄭義略本於彼不知此惰民出夫家之征者乃泉粟兩出爲罰征彼閒民出夫布唯出口泉爲九職之常征夫布爲閒民惰民所同出閒粟則爲惰民所獨出二法固不同也云夫稅者百畮之稅者謂出百畮什一之稅粟閭

師疏引鄭志荅劉琰云夫征用稅如今租是也此即旅師所謂
鬬粟孟子趙注說夫布亦以夫爲一夫與鄭義同然出百畮之
稅於數太多似不足據管子乘馬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
不可使爲功則衹貸離之實而出夫粟彼夫粟即此閒粟也但
彼云衹貸離之實而出之則夫粟自有輕重之差不定出百畮
之稅明矣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者謂出軍賦力役之
征均人云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左傳昭四年孔疏謂即出
丘甸之軍賦是也江永云諸經凡言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
爲夫有妻者爲家案此夫家之義當從江爲正小司徒注云夫
家猶男女也全經言夫家者甚多其義並同詳小司徒及縣師
疏此注獨分爲二與小司徒注自相違伐非也夫家之征惠士

奇貲以周並謂出夫布其說甚是然當兼鄭說粟爲釋方爲賅備蓋凡平民既授室受田則成夫家任職事者有地征九賦之稅是也又有力征九職之貢是也自賢能廢疾貴者服公事者外無人不出此征此無職事浮游不任農圃故罰使出閒粟以當地征惰嬾不任役故罰使出夫布以當力征夫布與閭師無職者之征同但彼爲九職之閒民本非不任職者故唯出夫布而不受田則不令出粟此無職事則九職所不任者既以不任役罰使出布又雖不受田仍罰令出粟上與布屋粟之罰出布者不出粟出粟者不出布此夫家之征則布粟兼出故經不質言布粟而通謂之征鄭亦知此夫家征內兼有職稅及力征然不謂亦出夫布而謂家征爲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夫惰民罷弱

於本身職事尚不能任豈任受邦國師田之役乎以時徵其賦

疏以時徵其賦者賈疏云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閒民夫家之征亦可斂之詒讓案敘官注云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則此官實總掌賦法所云徵其賦者亦依任土之法令閭師等官徵之而理董鉤考其當否徵斂煩辱之事殆非所親也賈疏謂載師盡徵畿內之賦貢此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給乎又旅師唯掌三粟不掌六遂正賦之事賈說亦失之又案此經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三種罰賦在鄉郊者蓋閭師及鄉吏徵之在六遂

以外者則旅師徵之此官亦唯總掌其法不掌徵斂之事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四終